

《回响》分享会暨“写在茅奖边上”座谈会现场。
记者 梅耀 摄/视觉重庆

“写在茅奖边上”专栏首个线下活动

在阅读中聆听大千世界的回响

——茅奖作家东西与书评人、小说家的一场文学对谈

□新重庆-重庆日报记者 刘一叶
实习生 董雪

【圆桌读书会】

主持人：

新重庆-重庆日报记者

对话嘉宾：

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主席、广西作家协会主席，茅盾文学奖、
鲁迅文学奖双料得主
书评人、重庆日报党委委员、编委
小说家、沙坪坝区作协副主席

聂晶

东西
单士兵
贺彬

单士兵



东西



贺彬

“东西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。”评论家李敬泽曾用这个有趣而复杂句式，高度评价作家东西的作品。

东西本名田代琳，凭中篇小说《没有语言的生活》获首届鲁迅文学奖，凭长篇小说《回响》又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。

先锋、探索、创新……一直是东西文学创作的关键词。

4月21日上午，东西参加了中国作协第二届全民阅读季在重庆大足的启动仪式。中午，他马不停蹄地赶到解放碑重庆书城，参加重庆日报读书版专栏“写在茅奖边上”的首个线下活动——《回响》分享会暨“写在茅奖边上”座谈会，与单士兵、贺彬开展了一场金句频出、灵光闪现的对谈——从文学创作到阅读书单，从AI写作到影视改编……

此次活动由重庆新华书店集团公司、重庆日报、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主办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协办。

说重庆

“重庆的文化很丰厚，阅读气氛很浓郁”

重庆日报：东西老师能说说和重庆的缘分吗？

东西：重庆，我来过三次。小时候，家乡没有专门的书店，有一次我在赶集时发现供销社的架子上有一本长篇小说《红岩》，当时要卖两块多钱。在我的一再央求下，母亲犹豫了一个多小时，才同意了 my 买书请求。那是我人生中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呀！我得意洋洋地将这本红色封面的书顶在头上，一路小跑回到村庄。不久，很多人都知道了我有这本书，就借来借去，后来这本书就再也未回到我手上。《红岩》，是一本以重庆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，这是我儿时对重庆的第一印象。

后来，我的长篇小说《耳光响亮》被改编成电视剧《响亮》和电影《姐姐词典》，女主角就是重庆籍演员蒋勤勤。我，很多重庆的女性都长得像蒋勤勤那么漂亮，到了重庆后，我发现真的就是这样。再后来，我的长篇小说《我们的父亲》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，女主角也是重庆籍演员杨若兮。

此外，我的长篇小说《回响》面世后，也是在重庆签订的电视剧改编合约。彼时，冯小刚正在重庆拍摄电影《忠犬八公》，我就来了重庆与他沟通并签订了《回响》的改编合约。

所以，我跟重庆有着很深的渊源。没到重庆时，我通过一部小说《红岩》了解到这座城市，后来在工作生活中结识了不少重庆的朋友。重庆的文化很丰厚，阅读气氛很浓郁。

谈《回响》

“双线设置又合并交融，让法度与人心形成关联”

重庆日报：外界对小说《回响》有很多评价。作为作者、书评人、小说家，三位如何评价这部作品？它在哪些方面实现了突破？

东西：其实，我在10多年前就想写一部关于情感方面的小说，但是觉得只有情感线太过单薄。怎么写出新意？让我颇费思量。

《回响》和我以前的小说不太一样，以前我的小说也有创新，也有一些独特的结构和奇思妙想。但是，我

用推理侦破的写作方法来带动纯文学的创作，用纯文学的写作跟类型小说进行嫁接，这样的方式应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。

写推理小说是有套路的。我写纯文学作品是轻车熟路的，非常容易按我过去的创作方法写出来。但是，如果我再写个类型小说的话，我就不是我了。所以我要在两种文学样式之间找平衡，既不要把它变成类型文学，又要把纯文学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，就需要在这两种写作方法中找到一个平衡点。于是，这部小说的推理性是有变化的——着重推理人的心理，而不是仅仅推理案件。

单士兵：茅奖作品至今十一届，共有53部作品。如果把所有53部茅奖作品连贯起来看，它们其实就是对中国社会和人们非常好的心理透视。我为什么推荐大家去看《回响》这本书？就是在于它打开了一个透视人性、透视人心的切口。东西老师在书中用了大量的心理学知识，但很会讲故事的他把这些专业知识糅合在一起，通过一个个细节来点破人内心的秘密。

此外，东西的作品关注人的命运，在艺术表达上另辟蹊径。我把这种表达称为“先锋”——它代表了创作意识、创作技术以及在呼应这个时代潮流方面不断地创新。比如在叙事技法上，《回响》采取了双线设置，一条线讲案件侦破，一条线讲心理剖析，最后二者合并交融，让法度与人心形成关联，这样更具议程设置的效果，更有警示反思的价值，更能凸显作者的匠心妙思。

贺彬：作为一个同龄写作者，我一直关注着东西的作品。这几年的创作，他确实在寻求突破。比如我们熟知的《白鹿原》《人世间》等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“大河小说”，而这本《回响》恰恰是聚焦当下，小说里的人物并不浩大，但小说却十分注重对人物内心的发掘。在我看来，它在茅奖系列的类型化文学方面有着开创意义，应该是第一部悬疑题材的茅奖作品吧。

议茅奖

“写作就像爬山，爬过的山越高，你的小说就会越好”

重庆日报：“写在茅奖边上”是重庆日报在2024年创办的一个新的书评专栏，通过梳理53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，体悟中国文学承载的公心和使命。在第8期，我们以《凝望人性深渊，聆听大千

世界的回响》为题，刊发了对《回响》的书评文章。东西老师对专栏以及对重庆作家冲击茅奖有何建议？

东西：我一直关注“写在茅奖边上”这个栏目，也专门读了《回响》的书评。栏目主笔非常了解读者喜欢读什么样的文字，同时也非常了解作者在小说里所蕴含的深意，那就在细节里的机关、暗示都被点出来了。所以一个好的读者，是能够看透作品的。

写书评就像一个医生对每个患者要写出诊断书，甚至有时候还要提出治疗办法，这非常辛苦。“写在茅奖边上”是一个浩大的工程，作者不仅要看阅读53部茅奖作品，还要写出见解独到的书评，实属不易！

至于写作的建议，我认为，写作就像爬山，爬过的山越高，你的小说就会越好，只有这样你才会有写作的动力。如果我们越写越轻松，越写难度越小，那就“躺平”了。“躺平”是写不出好小说的。

上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我们这批写作者是有“创新强迫症”的，那是我们的写作基因，也是我们的“文化品格”。比如，《回响》的创作启蒙于我对母亲、对女性的尊重，写作时，就应该对她们有强烈的认同感，让自己认同于这个角色。要知道，作家笔下写10个人，他就得“变成”这10个人，每个笔下的人物都是作家心灵的切片。人物切片被作家塑形，慢慢也就变成了一个丰满的人。

文学是一种持续终生的马拉松长跑，奖项不是衡量小说的唯一标准，获奖也不是终点，大家不要有“茅奖焦虑症”。小说的标准千万条，很多作家没有得这个奖，但已经写出超过这个奖项的作品。

聊阅读

“经典阅读让我们得以了解人性、滋润心灵，并在此基础上变得强大”

重庆日报：有人说，短视频时代培养了人们“短平快”的刺激点，已经很难静下心来阅读了。在这个全民阅读月里，各位对于阅读习惯的培养，有些什么建议？

东西：我因为阅读走上写作道路，又因为写作，我更加热爱阅读。不过，人工智能时代，无论是阅读和写作，都在经历重大挑战。我注意到，现在有一种“爽文”阅读的趋势，大数据会根据算法推荐人们喜欢的东西，个人认为这是特别需要警惕的事情。

现在有人赞同用AI写作，让AI“学习”几本书之后，一篇文章就能输送出来，这更是很可怕的。不少作家也尝试用AI来帮助设计情节，一些影视公司在开发影视作品的时候，甚至会找观众帮忙设计故事情节，起初我也以为这是可借鉴的创作方法，但后来发现搞不下去了。如果集体无意识成为创作方法，这样的作品永远没有独特性。

如何培养好的阅读习惯？我觉得首先是作品要好，读者愿意看，这是一个吸引读者的办法。第二，倡导和推动全民阅读非常重要，可以培养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读者，特别是经典著作的读者。经典阅读深刻影响我们的人生，让我们得以了解人性、滋润心灵，并在此基础上变得强大。比如我在创作《回响》时，就重新阅读了《安娜·卡列琳娜》《红与黑》《包法利夫人》《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》四本书。

此外，我建议大家不要把阅读的位置定得太高，要循序渐进地体会，从打发无聊时光开始，慢慢进入角色，产生理解，生发共鸣。阅读和写作是对自我的一种治愈，对心灵的疗愈。

单士兵：阅读是可以做一个非常清雅的“笨方法”——集中在经典阅读方面“打深井”。比如，有一年我把所有的奥斯卡获奖电影翻来看，然后我集中阅读了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作品。又如，这次为了写书评，我再一次集中阅读了茅奖作品，可以看到每届茅盾文学奖评选都代表着当时那个时代的潮流。

贺彬：在我看来，阅读一定是在浩如烟海的作家和作品中找到自己的点灯人，把你照亮。一个热爱阅读的人，他应该努力去找到那个人。他在精神气质上、在写作技艺上，会给你永远的指引。

我就有这么一个人，是我的文学领路人，他就是契诃夫。他的气质，他在世纪之交的感悟，以及他真正的忧伤，对人、对那片土地的忧伤，还有他的表达方式，都让我感觉特别温暖，不断地引领着我。

电子书、有声书
扫码即可
阅读、收听

近悦近来 书香重庆

重庆投稿邮箱：cmrds@163.com

写在茅奖边上①7

【作品简介】

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（2011—2014）
《生命册》，是作家李佩甫2012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。《生命册》是其继《羊的门》《城的灯》之后，“平原三部曲”的收官之作。这是一部自省书，也是一个人五十年的心灵史。这部作品追溯了城市和乡村时代变迁的轨迹，书写出当代中国大地上那些破败的人生和残存的信念。在时代与土地的变迁中，人的精神产生裂变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。在这些无奈和悲凉中，在各种异化的人生轨迹中，又蕴藏着一个个生命的真谛。

□单士兵

故土难离，精神漂泊；时代孤儿，挣扎人生。

人这一辈子，从出生的那一刻起，就从某个原点，沿着地理和精神的两条线，走向高远处。不论是到世界去，还是构建精神家园，对很多人来说，走得再远，想得再深，还是绕不出一个村庄。

于是，也就有了“回不去的故乡，融不进的城市”。当故乡装不下肉身，当他乡容不下灵魂，人的生存状态，就一定会漂泊无依、颠沛流离、无所适从。

“我是一粒种子。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。”这是李佩甫小说《生命册》开篇的第一句话。原本生长于乡土的种子，栽进了钢筋混凝土的都市丛林，往往很难生根发芽，更难长成参天大树。因为“人与环境”的生存联系和“植物与土壤”之间的关系，有着极大相似性。当一个人难以挣脱乡土的羁绊，来到城市之后，也就很难拥有让生命自由呼吸的空间，让心灵得到雨露滋养，让生命变得生机勃勃。

离乡者对待故乡，既有守望情结，又有反叛精神；既有依恋不舍，又有抱怨憎恨。《生命册》就把目光更多聚焦在这样的乡村逃离者身上，来观照这种“背负着土地行走”的人生。

作为“平原三部曲”收官之作，《生命册》是继《羊的门》《城的灯》之后，李佩甫写出的一部优秀世相小说。在“乡村—城市”之间，李佩甫随时调动场景转换，来展现农村“熟人社会”和城市“陌生人社会”的百态，来展示城市化进程给离乡漂泊者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折磨。

这部小说的叙事结构，被称为“分叉式树状结构”。“我”作为叙事主角，是树干。通过“我”的记忆，延展出一个个故事。作为枝丫，故事中的细节则如同枝桠叶片。由此，枝干分明，彼此连通，繁茂生动。这种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手法，以及以第一人称为视角，让这部小说诸多情节既独立又连贯，让作者拥有表达观点情绪的更大空间。由此，这部小说显得既宏大又细密，既厚重又灵动。

小说中的主人公“我”，大名叫吴志鹏，是个孤儿，从小由老姑父抱着，一家一家寻奶喝。村口、场院等乡村坐标，都是各家女人给“我”喂奶的场所。“我”吃着百家饭长大，被视为一只饥饿年代“吃遍全村”的蝗虫，在村里“劣迹斑斑”。因此，也被村里人选为推荐给大学对象，以此来甩掉累赘。

“我”读了研究生，满怀着扎根城市的梦想，想把自己的生命移栽进城市的新土壤，从而拥有体面的人生。然而，村里各种要办的事儿，都通过老姑父的“指示性”条，像雪片一样飞来。每一次，还以幼童时期的“给口奶吃”和老姑父手写的“见字如面”，来作为“记忆引线”，进行道德捆绑。

一边是苦涩的乡村记忆，一边是沉重的责任回报，离乡者的人生路，又苦又长，时常迷茫，找不到定位和归属。正如小说中这样描述：“有时候，我又觉得我是一个楔子，强行嵌进城市里的一只柳木楔子。虽然我满身是芽儿，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水泥地上扎下根来，长成一棵树。因为，家乡父老还等着植下的阴凉呢。”

“背着土地行走”，就是如此沉重，如此无奈。《生命册》中故事发生年代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，几乎跨越了半个世纪。可以说，李佩甫就是在呈现一部跨越历史时空的“年代剧”，就是在展示一幅小人物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挣扎的“浮世图”。因为历史禁锢，因为人性残忍，因为精神迷失，很多人都活在社会夹缝里，成为时代孤儿、

虫嫂，应如鲁迅笔下“祥林嫂”一样，成为被人们普遍记忆的底层女性文

学形象。

虫嫂个子矮小，只能嫁给失去劳动能力的残腿人老拐。这个女人虽然很机灵，也很勤劳，但在那个特殊年代，光靠她一个挣工分，很难把三个孩子养大。“一屋嘴，怎么办，也只有偷了。”因为偷盗，虫嫂被各种手握权力的男人玩弄。后来，为了家人吃食，她甚至主动跟男人“鬼混”。

后来虫嫂被游街批斗，差点被村里女人们折磨死。不仅村民侮辱她，丈夫老拐也嫌弃她，连孩子都不喊她“妈”。但，哪怕刚遭受过羞辱和殴打，她仍然选择去偷，把好吃的给家人，自己只吃又硬又苦的。当孩子被人欺负，她如同母狼，为护犊发出惊人怒吼。

后来，虫嫂只能卖血给丈夫看病，卖血来贴补孩子上学。终于熬到改革开放年代，随着最小的女儿到县城上中学，虫嫂离开了令她受辱蒙羞的村庄，到县城收破烂。为了不给子女丢人，她送钱送粮，只能定时定点进行“地下交接”。长子工作后，依然不认她这个母亲，从没让她进过家门。她把三个子女都送上大学，都有了工作，自己也老了、病了。原本指望能得到三个儿女轮流照顾，然而，三九寒冬还是被晾在门外。这个孤独的离乡女人，只能回到来时时的村庄。

虫嫂的复活与救赎，勤劳和善良，释放出母性的勇敢与伟大，也赢得乡邻的尊重。虫嫂黯然死后，村民们给她办了隆重的丧事。听闻虫嫂有存款，儿女们急忙赶来，被村民阻挡在村外。这，是乡村庄严的态度。

在《生命册》中，每一次离乡和归来，是一种情感碰撞和价值取舍。比如，下放到村里改造的杜秋月，与寡妇刘玉翠组成家庭，过着卑微人生。后来，杜秋月平反，用欺骗手段和刘玉翠离了婚，到城市开始新生活。刘玉翠如影随形，百般纠缠，让杜秋月丢了工作。在长期追踪杜秋月的过程中，刘玉翠看清城市面目，听懂了城市隐秘心跳，扎根下来当了老板，和杜秋月完成强弱身份的轮转。

离乡者的荒诞人生，映照出小人物的人生步伐只有和时代列车同频共振，才可能行稳致远。反之，如果灵魂跟不上脚步，就很容易掉进现实的黑洞之中。比如，豪爽侠义的“骆驼”因为人生太“抢”走上歧路，跳楼自杀；聪明能干的梁五方遭遇不公，成为上访专业户后，渐渐异化为靠敲诈勒索为生的流氓；“爱惜羽毛”的高官范家福和主持人夏小羽，最终还是被卷进权钱交易的漩涡；都请合《生命册》扉页上泰戈尔的诗句：“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门，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；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，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”。

“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到火湖里，这是关于灵魂审判的一种说法。”李佩甫的《生命册》是在记录生命的本质和价值。有的值得致敬，有的则应扔入火海。每个人的生命既是宽阔和深广的，也是复杂与危险的，关键是自己如何才能发掘出其中“埋藏的光耀”和“真正的洁白”。对此，小说在最后，也借“我”之口，如此真诚而坚定地表达心志：“我真心期望着，我能成为我的家乡，我的亲人们，找到一种……‘让筷子竖起来’的方法。如果我此生找不到，就让儿子或是孙子去找。”

这是忧思，也是期待；这是批判，也是重建。要让离乡者走进来真正有价值的精神返乡，唯有树立信仰，找到更为适宜的生活方式。

生命册上，你将如何存在？